

<<张学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张学良>>

13位ISBN编号：9787547300251

10位ISBN编号：7547300251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王充闾

页数：2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张学良>>

前言

后记 写作《张学良：人格图谱》，这是积蓄心中已久的一桩夙愿了。

我的家在辽河边上。

那里，矿藏丰富，并盛产大豆、高粱，可是，人文资源却比较贫乏，知名人士很少。

单就现代而言，具有传奇色彩和轰动效应的。

当数老帅、少帅张氏父子了。

他们的名气很大，但其“连台本戏”为时甚短，从1916年老帅被“袁大头”任命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事务，到1936年少帅“临潼捉蒋”，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年光景。

当然，他们镌刻在历史上的足迹还是十分深远的。

尤其是少帅张学良，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引一句古文来表述：“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欧阳修语）斯人已逝，他留给我们的“百年悲笑”，不仅仅是几桩勋绩、一段历史，更多的还是精神资源——一个难以穷尽的历史话题。

少帅的出生地桑林子乡詹家窝铺离我的故园只有十几公里，连阡度陌，一马平川，小时候去过很多次。

从当地乡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

家叔及其为我们延聘的塾师，都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少帅本人。

乡关故旧，对少帅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里面夹杂着几分惋惜，几分悲愤。

我生也晚，待我记事的时候，少帅就已被拘禁于南方的蛮荒瘴野之间，流离颠沛十数省区，后来又被押解到孤悬海上的台湾岛，前尘隔海，恍如别世。

迨至20世纪90年代，虽然他终于获得了自由，但又远托异国，人在天涯，更是靛面无缘了。

<<张学良>>

内容概要

《张学良（人格图谱）》是一部再现张学良传奇人生的系列大散文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史学著述，它运用的是文学手法，选取独特视角，以哲学思维解析人性、人生以及命运抉择、生命意义诸多问题，其问也不乏对于人生吊诡、历史悖论的探求；不同于一般的纪事手法，它所关注的是百年张学良的精神世界，通过与一个个飞逝的灵魂跨越时空的对话，复活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象，细节，透视更为深刻的历史真实，艺术地展示了张学良的人格魅力、命运张力和生命活力。全书富有思想性、知识性与文学性，是近年来不可多得之优秀之作。

作者简介

王充闾，当代散文作家，辽宁盘山人。
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曾在省市领导机关工作。
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南开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著有散文随笔集《春宽梦窄》、《清风白水》、《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成功者的劫难》、《千秋叩问》、《龙墩上的悖论》等20多种，诗词集《鸿爪春泥》、《蘧庐吟草》，学术著作《诗性智慧》等；另有“王充闾作品系列”七种、“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三种。
散文集《北方乡梦》译成英文、阿拉伯文，《沧桑无语》、《龙墩上的悖论》、《沧浪之水》分别在台湾、香港出版。
作者在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曾连续两届出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

书籍目录

人生几度秋凉“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四重奏别样恩仇夕阳山外山您和凤至大姐“良”言“美”语将军本色是诗人史里觅道情注梨园庆生辰猛回头九一八，九一八鹤有还巢梦成功的失败者附录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演稿后记

章节摘录

人生几度秋凉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

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坐着轮椅，从希尔顿公寓出来，穿过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行进着。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客种肤色的游人。

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

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像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

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珂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离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

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

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

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

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

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权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

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

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

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点。

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

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

”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

“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

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

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

无非是搬个家罢了！

”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

<<张学良>>

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

“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

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

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

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

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

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1938年吧？

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

张学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

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

好歹捱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

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

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

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

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

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的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喷泄口。

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

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菩萨般的悲悯情怀。

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

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下，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

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

家里没人了吗？

有儿子吗？

他们都到哪去了？

“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

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

“少帅听了，心如刀绞。

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

是谁作的孽啊？

哎！

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

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

<<张学良>>

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

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

这究竟是为了谁呀？

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陶大哭起来。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

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

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

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

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

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

”特使忙问：“哪一点？

”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这样，日本人对他就刮目相看了。

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楞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

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

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

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

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

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

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

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

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

<<张学良>>

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180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他的成功，不仅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绝对忠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狂”；而且，基于他的惊人胆魄和超群的识见。

组织策划之精严、周密，使此番举事旗开得胜，充分展现了他的指挥才能。

但是，事情毕竟是太复杂、太重大了。

捉拿“刺猬”可说是得心应手；那么，当“刺猬”捧在手上，又将如何消放呢？这可就大费周章了。

当时，他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强大压力。

除了事先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表示全力支持，并应邀派出周恩来协助处理善后事宜外，其他尽是责骂、讨伐的声浪。

南京方面的亲日派以立即举兵进犯西安相威胁；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却反诬他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

待到逼蒋成功，达成抗战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绝大多数人所不理解。

戛戛乎其难哉！

在那强过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千百倍的压力面前，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东北硬汉子，终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以昂藏七尺之躯坚强地撑持下去。

沧海横流，显现出英雄本色。

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蒋介石）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至于只身闯入龙潭虎穴，会给个人的身家性命、成败得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则全部置之度外，一切都在所不计。

连蒋夫人宋美龄都承认：“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

他要的是牺牲。

从尔后的实际效果看，张将军此行的“讨债”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他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也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

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爆炸式新闻：12月12日，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宁，世界再次震惊。

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介石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学良在南京陷身囹圄；先是张扣蒋十四天，后是蒋扣张五十四年。

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投入了抗日洪流，挽救中华民族命运于折冲樽俎之间。

当然，为作出这一重大抉择，将军本身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确是令万民垂涕而千秋怅惋的。

美籍华裔学者、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有言：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在乎平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

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

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办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护理

<<张学良>>

人员在后面推扶着，坐在另一副轮椅上的一荻夫人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开万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

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

不经意问，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

老将军深情凝视着这一场景，过了许久，忽然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们到那边去。

”护理人员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却被一荻夫人摇手制止了。

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

老将军颌首致意，微笑着向夫人招了招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